

為擴大高美館典藏美術品之研究與教育推廣效益，邀請高雄傑出詩人李進文、胡長松先生，以高美館典藏品為素材，分別以國語、閩南語進行新詩創作，期盼在美術與文學的心靈對話下，激盪出多元、跨領域之藝術成果。

## 有風微微吹

詩／李進文（詩人）

有風，有風微微吹，吹時間斜身為笛  
騎上水牛，泥濘濕滑  
我一度左傾以抵抗灼身的太陽  
竹竿斜斜頂住天  
黃昏雕斗笠成金  
牧童閒閒開講，芭蕉如掌  
將我抱起  
放在日據時期

這裡，在南國  
我的童年翻出畫框，框外有扶桑  
田園跌傷，樹烏青，野花紅腫且痛  
美麗微微有風吹，風吹  
我是逃出命運的騎牛牧童  
一路踩蘭草穿行影影綽綽的芭蕉

泥巴捺塑人生，回憶遂浮凸於現實  
有光打醒深與淺  
香燭店，或者雕刻神明及製造金紙的店鋪  
都靜坐在艋舺祖師廟後方

我曾於小廟內上課，神也聽得出神  
那時藝術尚飄泊，我好憂愁  
有一天放學途中  
望著佛具店師傅的鑿刀起落  
夕陽為師傅的背影描金  
鑿刀每一刻劃都是深思  
雕出萬華，雕出一片大稻埕

風景中浮現一個山童吹笛，凝視遠方  
笛音傾斜為船帆，有風吹，民風稀微  
吹往古巷弄，轉身又飄浪於淡水  
隱約佛具店暗裡菩薩走出來，背光  
慈悲遠得像煤煙，溫暖卻在心內  
木屑爭扎，在受傷的過程感受自我  
與家國



我翻印水牛的頭腳，以油土寫生  
摹擬額部的卷毛、皮質，緊緊捏握泥巴  
的體溫，體溫自南國散發  
我注視尾巴在水牛行走時搖擺的位置  
彷彿蹣跚的歷史  
我以手托撫牛犢嘴部，沒有比這心境  
更真實，那時童年的天氣  
好得像我的玩伴兄弟

離開南國，又回到南國  
有風，有風微微吹，吹花開、鳥鳴  
法喜輕鬆。我放下歷史悲情  
趨水牛回來，從中山堂的牆  
走下來，泥巴的殘跡像書法寫入內惟埤  
在水塘裡翻個滾，像高雄  
在民主裡打個滾一樣  
就天亮



黃土水〈水牛群像〉玻璃纖維 555×250cm 1930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 內惟埤的水牛群

詩／胡長松（台語詩人、小說家）

尚骨力的攏佇遮  
閣有尚溫順的  
佇夢欲醒晉前  
聽候日光射入佇早起的霧  
阿霧，這馬貼佇彼个囡仔的  
內惟埤

風來矣，毋過芎蕉葉的搖擺  
只是輕輕仔爾爾……

咱毋通共路邊的草花吵醒  
閣有田墘的露螺  
阿牛啊，乖，請你共跛步放慢

風來矣，風知影  
天未光，阿公阿媽的跛脊  
就隱佇佇飽仁的稻穗中央  
阿稻穗，這馬已經是金色的矣  
你的跛脊就是您的跛脊

我欲給你交換一个祕密  
咱細聲仔講  
阿牛啊，乖，咱鬥陣行來去  
彼片，恬靜的田園  
招你的伴，猶閣有我的伴  
咱欲鬥陣行入  
另外一个夢  
佇遐，你的叫聲永遠袂老

你看，您攏佇遮矣

你講啥？  
會啦，彼頂瓜笠仔，我會拈起來

我小等咧就共伊拈起來  
小等咧，趁人  
猶未醒來晉前

（聆聽此首詩之作者朗誦，請進高美館網站藝術認證專區）